

# 19秋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交流小结

2020-07-04 14:19:04

2019年秋天，我追随着乔伊斯的足迹，来到了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交流学习。

之所以选择爱尔兰，选择都柏林，是因为这是在我英语文学的学习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国家和城市。爱尔兰是一个小国，处在欧洲边陲，所占面积不过四分之一，人口还没有我家乡武汉的一个区多，在这狭小的翡翠之岛上却产出了众多伟大的作家与诗人——叶芝，王尔德，贝克特，萧伯纳……当然，还有詹姆斯·乔伊斯。在2017年的冬天，我第一次接触到乔伊斯的作品《都柏林人》，就被他细腻的文字与思绪吸引，《死者》中的雪不仅落在了爱尔兰的原野，也跨越时空，飘落在我新开垦的文学田野上。再后来，我又读了他的《青年艺术家自画像》，在读到第四章结尾处，作者不断成长的叙述语言与创作语言终于融为一体，如花瓣般一片片绽放，又如海浪一阵阵拍打着意识的岸边，在闷热的夏日午后在寝室的床上昏昏欲睡的我翻下了床，走到窗边，就此坚定了我在文学研究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因此，我也一直想到爱尔兰都柏林，感受孕育作家们的城市的呼吸，也看看这个乔伊斯总想着逃离却总也忘不了的，在他笔下永恒的城市。同时，我也希望这份经历能为我理解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所帮助。

到都柏林的第一天就下着雨。从布满水滴的窗户向外看去，乔伊斯笔下的阴郁和颓唐开始显现——灰色的天空，连排的形制单一的房屋，还有随处可见的关着门的酒吧。在利菲河畔不时响起的海鸥鸣叫声里，这座城市好似如百年前一样，瘫痪而无可奈何。可是，在雨后初晴的时候，一道彩虹又连接到了现代的爱尔兰：自由而开放，街边的房屋有着五颜六色的门（据说是为了醉酒的人能在晚上找到家门），全欧洲最年轻的人群在城市里穿行，寻找着斑马线红绿灯下没车通行的间隙奔跑而过，在城市中央，用不锈钢打造的都柏林尖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也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可能性的国家，2015年便通过全民公投决定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也拥有着谷歌等科技公司的欧洲总部，吸引着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在这里创造未来。事实上，爱尔兰今天正横跨在保守和现代之间。天主教传统和现代性在这里共存，中世纪教堂的塔尖与都柏林尖塔共同组成了都柏林的天际线，大学里对新式思想的追求和对传统的守护同时展开。

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无疑是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焦点。她是全爱尔兰最古老的大学，却是由伊丽莎白女王建立的新教学院，与当时国内主要的天主教环境格格不入。四百多年来她一直站在爱尔兰思想的前沿，但她也守护着非常多的旧时典籍，老图书馆的拱形屋顶下中世纪卷轴和分列的作家和思想家雕像象征着学院的人文基础。在这里学习我有幸和埃德蒙伯克，王尔德，萧伯纳等人成为校友，也跟着他们的足迹对大学有了新的思考。

我在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修读了四门课程，一门从文体入手的文学导读，一门中世纪文学，一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转变，还有一门法语课。这里的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大班进行的讲座制授课，二是分成不超过十人的小班由教授或助教带领的讨论课。在这里的学习真正地让我体会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文学研究者与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件在文学导读课上的诗歌部分最为明显，教授从多个维度：文体，形式，格律，语言，韵律，排布等研究诗歌，真正地通过文体和形式之间的传承再分析到语言内部的各个元素（修辞，音韵，标点，长短……）不仅勾勒出各首诗在文化背景中的位置也通过不同的互文关系分析出诗歌所传递的意思和解读的多种可能，令人叹为观止。不得不说，在中国学习英语文学的学生很难培养出对英语如此细腻的敏感性。藉由这次机会我也得以从对文学的钻研中后退一步，在与同学们的交谈中重新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面对作品，思考阅读体验本身。在其他的课上，圣三一学院也给了我很多的机遇去实地体验所学知识的文化氛围，比如文艺复兴课上得以亲眼见到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手写批注的书籍。在最后的考核阶段中，我也通过一个多月的资料阅读和分析，交出了两篇我较满意的论文。

在爱尔兰追寻我所钟爱的作家们的足迹也是我的一大乐趣。在周末和假期时间里，我拿着一本本的书，按着词句到了爱尔兰的很多角落。山下的墓园，河边的公寓，眺望城市的山坡……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当我走到了《青年艺术家自画像》里第四章末尾，乔伊斯觉醒的海滩。顺着木桥走到阴暗的爱尔兰海边，太阳落下夕阳斜射变成粉紫色的那一刻，伴着不断拍打岸边的海浪，我也成为了文学的一部分。